禮記集解

禮記卷三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玉藻第十三之二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釋文球音求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按須字孔疏讀如字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孔氏曰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球與璆同大夫以魚須文竹者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愚謂象象牙也大夫士並以竹爲笏大夫以魚須飾其側士則不飾而其本則大夫士並可用象也故前云史進象笏通謂大夫士之禮也○自此以下至其殺六分而去一明笏之制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
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釋文見賢徧反
說本亦作稅同他活反免音問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
笏也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
可以搢笏也搢笏必盥爲必執事愚謂說笏謂去於身
也笏或執於手或搢於帶不執不搢是謂說笏天子尊
極射禮文繁大廟之中嚴敬舉三事不說以見笏之無
時而離也當廟中有事則搢之而已蓋雖主祭者亦然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是天子主祭亦搢笏鄭
氏謂大廟之中君當事則說笏非也喪事則說笏哀不
在於記事且爲辟踊之有失墜也小功輕喪故不說笏
當殯斂之事而免則說之亦爲其妨於辟踊故也既搢

必盥者言臣將朝君搢笏而往則必盥也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者搢笏既盥自後雖在朝執笏可以不復盥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釋文造皇七報反舊七刀反

造進也謂人臣在朝進而受命於君前也畢盡也謂指畫記事盡用笏也笏忽也其字從竹蓋本以竹爲之如簡札之用執之以便記事備忽忘而已後王漸文乃飾以他物以美其觀而天子諸侯又別用象玉爲之復殊其稱以爲尊卑之別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釋文殺色戒反下同去起呂反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

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中央同博三寸周氏諝曰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此言笏度二尺有六寸葢考工記兼其杼上終葵首言之故有三尺相玉書指其終葵首言之此去其杼上而言之天子無所屈則杼上四寸而終葵首諸侯前屈則杼上四寸而圜其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特杼其上圜其首而又杼其下圜其末三等之笏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五分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釋文韠音必

鄭氏曰此元端服之韠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

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孔氏曰祭服元衣纁裳知此
朱韠非祭服者若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何得云大
夫素士爵韋且祭服名韍不名韠也愚謂韠蔽膝也上
古衣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而
猶存其蔽前以示不忘古之意而因備其飾以爲尊卑
之別焉凡衣服之色衣從冠韠屨從裳各因其上下之
類也元端服上下通以燕居諸侯以下又用以齊士又
用以祭齊服必元上下通用爵韠此君朱大夫素燕居
之韠也大夫元端素裳素韠則與朝服同但朝服侈袂
自別於元端耳特牲記元端爵韠是士齊祭服爵韠此
燕居元端亦爵韠者士賤禮畧也○自此以下至三命
亦韍葱衡明韠韍之制
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釋文圜音圓　挫作卧反

鄭氏曰圜殺直目韠制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吳氏澄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之韠自上之左右角斜裁至下之左右角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上下左右角各正裁五寸自上之左右角五寸下斜裁至下之左右角不盡五寸止上下各有五寸不斜裁故方大夫下之左右角亦正裁五寸其上端不方剡其兩角故圜士下端亦裁方上端不剡圜前方而後直故曰前後正愚謂士前後正吳氏之說爲是鄭氏以直方爲天子諸侯之士之別無所據也

○孔氏曰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按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註雜記會謂上領縫也又云純紕之所不至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愚謂韠之會去上五寸其紕不至下五寸則其上下所殺當以此爲度故鄭氏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謂所殺之度離上畔下畔各五寸而止也孔疏乃云上下各去五寸以物補之則以註中去字爲上聲讀之與經註之義皆不合且鄭註此文本以解公侯前後方之義若韠之上有會下紕以爵韋純以素則爲韠之通制非獨公侯矣疏乃謂上去五寸是領下去

五寸是純其說尤混不可曉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釋文頸吉井反又吉成反

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孔氏曰韠佩並繫於革帶者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繫韠佩故也

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釋文縕音溫韍音弗幽讀爲黝出註幼糾反

鄭氏曰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孔氏曰他服稱韠祭服稱韍詩毛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卿大夫赤韍

色又淺耳愚謂緼韍即韎韐也衡佩上之珩也珩在上而横故曰衡此據公侯伯之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者言之若子男之國則卿再命而赤韍葱衡大夫一命而赤韍幽衡士不命而緼韍幽衡也孔疏謂子男大夫服緼韍非也司服於諸侯卿大夫之服其差降但以爵而不以命數則其於韍必不以命數爲差也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釋文帶音戴辟依註爲裨婢支反徐又音卑下縉辟同率音律○而素帶以下及下節并紐約用組五字舊在鞸君朱之前鄭氏云宜承朱裏終辟亂脫在是南滙陳氏云而下脫諸侯字

鄭氏曰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

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
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
也愚謂練白色熟絹也率義如左傳藻率鞞琫之率以
采色飾物也雜記曰率帶諸侯大夫五采士二采辟在
帶側則率在帶中也率下謂率之所不至者士以練帛
爲帶而但裨其率下也大夫辟垂士辟率下則帶之率
及其重屈者而止也士帶裨以緇大夫以上無文居士
錦帶尙文也弟子縞帶尙質也二帶不言其裨者裨之
度與士同也○自此至走則擁之明帶之制舊本簡策
倒錯不相承接孔氏已依鄭註次其先後但據鄭註則
自而素帶終辟以下皆當移就朱裏終辟之下而居韠
之後而孔疏則自凡帶有率無箴功之上並置於韠君
朱大夫素之前又自肆束及帶至走則擁之鄭氏云宜

承無箴功而孔疏尙依舊次今並依鄭氏說釐正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釋文并必政反紐女九反紐音[illegible]紳音申本亦作申○鄭註云紳或爲䄻○自三寸以下舊在夫人揄狄之下鄭氏云宜承約用組

鄭氏曰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孔氏曰并並也紐者謂帶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組濶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也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紳長三尺也紳謂紳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陳

氏鄭注曰紳韠結三齊則有司之韠結蓋亦二尺五寸
與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釋文繚音了箴音針○此節舊在肩革帶博二寸之下鄭氏云宜承紳韠結三齊之下

鄭氏曰華黃色也愚謂大夫大帶四寸則天子諸侯可知皆四寸也上文但言帶此特言大帶者以下文又言雜帶故言大帶以別之也雜帶雜服之帶燕居之服之所用也君大夫大帶之外別有雜帶其飾則君以朱綠大夫以元華也雜記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則人君大帶之外別有朱綠帶明矣君大夫大帶五采而雜帶唯二采雜帶降於大帶也緇辟謂士之練帶以緇帛辟其側故士冠禮士喪禮謂之緇帶以其辟名帶也士

無雜帶唯有緇辟大帶其博二寸也繚繞也大夫以上大帶四寸其繞於身也重之士帶二寸而再繞不重則其廣亦四寸矣凡帶凡天子以下之帶也凡帶有䘏則其箴功可以纚沾以別有采飾在上故也則其無䘏者宜精緻矣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釋文肆音肄以四反○此節舊在皆朱綠也之下鄭氏云宜承無箴功

鄭氏曰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孔氏曰謂約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則斂持在手若身須趨走則擁抱於懷也

愚謂此見雖有事但當收之擁之而不可扱之也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釋文禕音翬許韋反揄音搖羊消反屈音闕

鄭氏曰禕讀爲翬揄讀爲搖翬搖皆雉名也刻繒而畫

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
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君女君
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也
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
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孔氏曰翬謂畫翬於衣六服之最
尊也夫人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狄讀如翟揄翟謂
畫揄翟於衣王者之後祭其先王夫人亦褘衣禮記每
云君袞冕夫人副褘若祭先君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
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謂
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命故曰君命或可女君謂后
也屈闕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按鄭註內司
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
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

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揺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鞠衣色如鞠塵服之以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闕翟赤揄翟青褘衣元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沙鄭註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愚謂夫人謂侯伯之夫人也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是王之外內命婦無服三狄者矣原其意蓋於內命婦深防其並后之端故於其服章使遠降於后而外命婦則又欲其與內命婦相準故孤卿服毳而其妻不服三狄以此與鄭此註於夫人兼言三夫人周禮註又謂三夫人闕狄恐皆未然也君命當作五命字之誤也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故夫尊於朝則妻榮於室無別受爵命之法內宰職所

言贊王后之禮事者詳矣而無贊王后爵命之事是王后亦無爵命人之事註跡謂君命爲受王后之命非也且如其言則夫人及再命一命之妻孰非受命者何獨於子男之妻言之○自此以下至其他則皆從男子明王后夫人及命婦之服

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釋文褘依註音鞠居六反又曲六反襢張戰反褖吐亂反○鄭註褖或作稅

鄭氏曰褘當爲鞠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孔氏曰再命謂子男之卿也褘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褖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

也鄭註士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屬謂諸侯之臣之服爲三等孤希冕卿大夫皆元冕士皆爵弁也其妻之服亦爲三等孤卿皆鞠衣大夫皆展衣士皆褖衣也如鄭氏之說則有孤之國孤鞠衣卿大夫皆展衣無孤之國則卿鞠衣大夫展衣孔氏又通其例於男子謂有孤之國孤希冕卿大夫元冕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元冕然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以下非專爲有孤之國言也雜記復內子以鞠衣下大夫以展衣非專爲無孤之國言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自君命屬狄以下至此舊在紳韠結三齊之下鄭氏云宜承夫人揄狄）

世婦謂諸侯之內世婦也奠繭猶獻繭也諸侯有公桑蠶室卜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旣成則從夫人

而獻之於君也世婦之尊視大夫服展衣凡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故卿大夫之妻皆得隨夫而服其服唯世婦乃諸侯之妾必因貴繭命之乃得服其服明君不以私寵加賜也天子之內命婦蓋亦如此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釋文齊音咨本又作齋鄉許亮反

鄭氏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孔氏曰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足如履之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敖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庾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愚謂此侍立於君之禮也君佩倚臣佩垂君

恆高於臣視下而聽上者視以形聽以神視雖在下而神則恆屬乎君也國君綏視此云視帶以及袷者坐則節於面立則節於頷立則容俯故也聽鄉者聽之所鄉也人右耳目不如左耳目明任左欲其聽之審也○孔氏解聽嚮任左云鄭註少儀云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侍君之時君坐是以聽嚮皆以左爲節此謬說也坐者尊左義無所出且經云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則侍君者固未嘗坐又云視帶以及袷視下而聽上則亦非君坐而臣立侍之則安以坐者尊左爲說乎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此言人臣被召之法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

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不俟屨不俟車趨君命也必有執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孔氏曰節以玉爲之君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言車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於大夫謂於大夫之見已也迎謂迎於門外也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然則士於大夫非不拜也特不敢迎而拜耳蓋拜迎者敵者之禮也士於尊者謂士見於大夫也先拜進面者大夫於士不迎待之於門內士於門外先拜之乃進入門而見大夫也答之拜則走者若大

夫於門內答拜則走辟不敢當大夫之拜也此皆謂尋常相見之法若始相見則士相見禮云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請走見先見之則迎於門外矣又曰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則大夫先拜辱矣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言字並句絕孔疏讀云士於君所言大夫非是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愚謂稱諡若字者有諡則稱諡無諡則稱字也大夫五十而受爵命死乃有諡名士字大夫謂其生者也若沒則所稱與君所同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

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爲惑未知者孔氏曰有公諱無私諱但諱公君不得私諱父母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釋文徵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趣齊依註作薺疾私反還音旋本或作旋辟本亦作僻匹亦反又婢亦反徐芳益反

鄭氏曰君子士以上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爲楚薺之薺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孔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趨時歌采齊爲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行時歌肆夏爲節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註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尙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是也反行謂到

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西嚮也吳氏澄曰徵謂聲中林鍾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鍾羽則中南呂也徵陰音之首故居右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角配徵宮陽音之始故居左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愚謂徵角宮羽謂左右兩璜之聲所中也凡以律均鍾者倍而又半磬氏疏樂云磬前長三律後長二律益謂黃鍾之磬此以律均磬之法也佩玉四聲亦必其大小長短厚薄之不同但其詳不可考耳周禮大司樂函鍾爲宮之屬皆不用商說者謂商有殺伐之意故不用此佩玉有徵角宮羽而無商蓋佩玉所以養德故亦無取乎殺伐之義也中矩言其方中規言其圜其身周折俯仰故佩玉之璜觸衝牙而鳴鏘然也君子之養其心非徒

恃乎鸞和佩玉而所以消其匪僻而導其和平者此亦有助焉爾此節所言葢主謂天子諸侯之禮故佩玉則備四聲行步則有樂節在車則有和鸞若大夫士雖有佩玉而其儀物則當有降殺矣○周禮之九夏儀禮之笙詩劉原父謂皆有聲而無辭朱子以爲笙詩葢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葢以九夏笙詩曰奏曰笙曰樂而不曰歌以此決其無辭也然大射燕禮管新宮文王世子云下管象象周頌維淸之詩也左傳宋公賦新宮則新宮亦詩也此二詩用以管與南陔等六詩用以笙者一也新宮象爲詩則南陔六篇之曰笙曰樂者何害其爲詩乎南陔白華等名必取詩辭而名之者也若但如曲譜則其曰南陔曰白華曰華黍者何所取以名之肆夏與采薺同用觀采薺之名亦必詩篇也則肆夏亦詩而

王夏以下皆當爲詩矣但先儒謂肆夏即周頌之時邁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耳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此謂大夫士之禮也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結佩謂結其兩璜於綬而使不得鳴也君在不佩玉非全不佩也結其左而設其右爲耳君子於玉比德結其左者示其德之不敢擬於君也居則佩玉左右皆設之也朝則結佩結其左也○鄭氏以此爲世子之禮又以左結佩右設佩爲事佩然上文並未言世子此何忽而及之君在不佩玉正與君在則裼同鄭於彼註云臣在君所此不當爲異義又上下文俱言佩玉亦不應結佩設佩忽爲事佩也

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釋文齊側皆反綪側耕反

鄭氏曰綪屈也結又屈之爵韠者齊服元端孔氏曰綪
結佩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
而以爵韠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愚
謂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不綪鄭云江沔之間謂縈收
繩索爲綪是綪者屈而又屈之義也君在不佩玉爲時
暫以兩璜上結之而已齊有十日則以璜及衝牙屈上
當瑀與琚而結之又屈而上當珩而結之也葢佩玉有
聲齊者欲靜以致思故綪結其佩卽齊者不樂之義也
不去而但綪結之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有衝
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眚朱子曰佩玉上

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縣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釋文綬音受純讀爲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彣反徐又作璦同玟武巾反字又作砇同緼音溫

鄭氏曰玉有山元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緼赤黃孔氏曰山元水蒼玉色似山之元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色不定

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愚謂佩白玉元玉之屬皆謂兩璜兩璜及衝牙之玉也其在上之珩則前云一命再命幽衡三命葱衡是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以象牙爲環也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陳氏澔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禮服之正佩也○鄭氏曰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環而無窮孔氏曰象環五寸法五行也愚謂環玦之屬古人所常佩故晉獻公賜太子申生以金玦叔孫穆叔之子孟丙見於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經解云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孔子佩象環葢以象之貴次於玉故用以爲燕居之佩其取節於五寸者亦大小之度宜然爾註

疏之說鑿矣○自古之君子必佩玉以下至此明佩玉之法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釋文并必正反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愚謂童子之衣有緣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是又有齊則童子之衣深衣之制也深衣用白布緣以繢及青今童子用緇爲深衣用錦爲緣皆異於成人也錦紳以錦辟其帶紳也弟子縞帶則童子之帶以縞爲之而辟其紳以錦與士之率下辟同也紐帶之紐也童子錦紳而錦紐則凡帶紐之所用與辟同也束髮謂總也士喪禮髻用組又士冠禮緇纚長六尺總之色宜與纚同是成人束髮用緇組今童子用錦爲束髮凡此童子所用之

錦皆朱錦也取其華美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釋文絇其俱反見賢徧反

鄭氏曰皆爲幼少不備禮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愚謂童子冬不衣裘其袍繭及褶又皆以布爲之不用帛亦爲防其奢汰也不屨絇不備飾也凡服必稱其情童子無緦服以未能惇行孝弟情不能至緦也當室則緦既與族人相接則使遂其服責之以必當盡之情而使之企而及也聽事往給喪家役使也不麻不加麻絰也有服者至小斂而加麻聽事不麻亦謂所爲服緦者也主人之位在阼階下西面立於其北者爲教使便也南面者别於主人也見先生從人而入不敢輕動長者也○問喪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然則

不緦者固不免矣鄭於此註云雖不服緦猶免顯與問
喪違崔氏熊氏謂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不知
成服以後雖成人亦不免矣豈獨童子哉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 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者謂卿大夫也 士相見禮註 愚
謂凡爲客之禮皆後主人而祭嫌此或異故明之先飯
示爲長者嘗食也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

鄭氏曰祭者盛主人之饌也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
言麤也孔氏曰飧者食竟作三飯飧也飧是已飽猶食
美故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客自徹之徹主人所自置者禮欲其相當也主人辭焉

則止曲禮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

然後客坐是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

不徹

鄭氏曰一室之人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婦人質不備禮孔氏曰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同事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也壹食之人謂暫爲赴事壹聚共食則亦推一人徹也愚謂一室之人謂同事合食而各設饌具者也壹食謂相聚共饌具而食也燕食朝夕常食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釋文操七刀反

鄭氏曰弗致于核恭也上環頭忖也孔氏曰弗致于核謂懷其核不置於地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上環是蔕

間下環是脫華處用上環祭先而食中棄手所持者此度人法也愚謂祭上環者以上爲尊棄所操者爲手持有垢澤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釋文後胡豆反先悉薦反

鄭氏曰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火孰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也孔氏曰果實是陰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先嘗火孰調和是人之所爲恐和齊不備故先君子而嘗之

有慶非君賜不賀

鄭氏曰唯君賜爲榮也愚謂有慶謂或有喜慶之事君賜如孔子生伯魚而君賜以鯉是也雖有喜慶之事而非有君賜則不足爲榮故不賀周禮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凡賀者必有物以將之蓋若乘壺酒束

脩一犬之類與

有憂者

鄭氏曰此下絕亡非其句也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擲之

鄭氏曰此補脫重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鄭氏曰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愚謂孔子於季氏降等之客也禮宜執食興辭今孔子不辭凡食先食胾胾既飽乃飧今孔子不食肉而飧蓋以季氏失禮故以此示其意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 衣服服以拜賜句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按孔疏本拜字絕句陸氏但曰拜賜句今從陸氏讀

受君車馬衣服之賜既拜受之矣至明日更乘服所賜

往至君所而拜也既拜之後君再命之乘服乃敢乘服之若未有命則不敢乘服也左傳魯叔孫豹受大路之賜於王及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將焉用之蓋叔孫豹受賜歸魯王無再使乘路之命故終身不敢乘此雖受賜於天子之事受賜於其君者亦然也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鄭氏曰稽首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酒肉之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愚謂君賜稽首謂拜君賜者當爲稽首之拜也據掌致諸地謂爲稽首之拜之法也據掌以左手據右手之掌也致諸地謂首及手俱至地也再拜者賜時拜受明日又往拜也酒肉之賜輕雖君賜不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愼於尊卑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宰家臣之長也皆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使人則於阼階下南面拜送士親則於君之門外拜送也

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

釋文葷許云反茢音列又音例去起呂反造七到反○鄭註葷或作焄

鄭氏曰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旣致命而授之陳氏祥道曰膳致福之膳也非是則無事於桃茢鄭氏以膳爲凡美食誤也愚謂少儀曰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用葷桃茢者以其爲鬼神之餘恐有不祥之干也葷辛物能去穢惡桃茢能解不祥於君備三者大

夫去其一士去其二尊卑之差也造猶內也膳宰膳夫也周禮膳夫受致福者而膳之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造於膳宰者葢祭僕受而內之也

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不敢變動至尊孔氏曰解大夫所以不自獻之義也自獻則屈動君答拜已故不親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鄭氏曰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便辟也孔氏曰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以白君大夫乃拜拜竟則退不待白報恐君召進答已故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士又拜君之諾報也弗答拜者謂君不答

士拜也愚謂鄭氏知小臣入告君者以周禮小臣掌王之小命掌三公孤卿之復逆故知諸侯亦小臣掌羣臣之復逆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釋文敵本又作適音狄

鄭氏曰弗服以拜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敵者不在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也愚謂士於大夫之賜亦再拜大夫尊也衣服弗服以拜則車馬亦然敵者來饋已不在家拜受則明日當往拜若孔子於陽貨蒸豚之饋是也若在家拜受則不再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鄭氏曰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

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孔氏曰謂有物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鄭氏曰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巳不敢褻動尊也愚謂承進也賀乃禮之輕者士於大夫不承賀尊卑遠不敢以輕禮褻之也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尊卑近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事統於尊○自君賜車馬至此明受賜及獻人之法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鄭註或曰乘兵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孔氏曰服襲是充

美於內唯盛禮乃然故大裘不裼謂禮盛服充也路車郊天車乘路車不式亦是禮盛不爲曲敬之例愚謂禮盛則服充者專其敬於內則不敢致其飾於外也大裘不裼者外襲衮服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釋文唯于癸反徐以水反皆爲急趨父命也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釋文癠才細反

鄭氏曰言非至孝也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方氏慤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孝子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此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也愚謂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

而貽親之憂色容不盛所謂色憂不滿容也疏節謂疏畧之節而未足爲至孝也於疏畧之節苟不能盡固不可以爲子然而孝子之於親更有進於是者則亦在夫人之自勉而已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釋文圈起權反

鄭氏曰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孔氏曰手澤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口澤平生口飲潤澤之氣書是男子所有故父言書杯圈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自父命呼至此明事親之禮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釋文闑魚列反棖直衡反

鄭氏曰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

次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者迎聘賓
擯者亦然孔氏曰闑門中所豎短木棖門之兩旁長木
上介近君故拂闑大夫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
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崔氏皇氏云君入當棖闑之中
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
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
當君後在棖闑之中愚謂門中設闑者所以界别左右
以表賓主之所行也下文云賓入不中門此大夫得中
棖與闑之間者下文謂大夫出聘不敢僭君禮此謂介
隨君後而行故不嫌也又聘禮賈疏云主君於東闑之
内賓於西闑之内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
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闑之間末
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賈氏之說則門中有二闑而

君以下入門之法皆與崔氏皇氏之說不同然儀禮於凡宮室之制有東西者皆著言之若東楹西楹東塾西塾東堂西堂之類無不然而士冠禮筮日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士喪禮卜日席於闑西閾外特牲禮筮日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皆但曰闑無東西之文則門唯一闑明矣賈氏說非是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釋文閾音域又況域反）

鄭氏曰此謂聘客也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行也閾門限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孔氏曰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而稍東近闑也聘享奉君命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事謂私覿也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從臣禮也愚謂聘禮賓覿入門右北面奠

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奉幣入門左是私事亦自闑西但初從闑東辭之乃就闑西耳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

鄭氏曰尊者尙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孔氏曰君謂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而蹈其半也繼武者兩足迹相繼也中猶間也中武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也愚謂此謂在君宗廟之中尊卑行步之法也君與尸尊故其行接武大夫稍卑故繼武士又卑故中武尊者行徐卑者行疾也

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〇鄭註欲或爲數

鄭氏曰疾趨謂直行也跳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迆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氏曰移謂靡迆動摇也愚謂徐趨徐行也上言行此言徐趨一也皆用是者言不

獨宗廟之中尊卑行步如上文之所言凡君臣相與行禮其徐趨之法皆用是接武繼武中武之差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聘禮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而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君接武大夫繼武之節於此可見矣疾趨疾行也發起也謂起踵也徐趨舉前曳踵疾趨則欲起踵而離地也行疾則手足易動故欲其無移○凡行步疾徐之節有三徐曰行疾曰趨甚疾曰走此云徐趨卽行也下文所謂圈豚行也疾趨卽趨與走也趨則下文所謂端行走則下文所謂弁行也若別而言之唯端行正名爲趨故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又曰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又曰父命呼走而不趨曲禮曰堂上不趨執玉不趨此皆正指端行爲趨也若通而言之則行亦名爲趨此云徐趨聘禮云將授志趨是也走亦名爲

趨此云疾趨包下端行弁行是也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釋文圈舉遠反又去阮反豚本又作豘同大本反徐徒困反齊音咨本又作齋同

・鄭氏曰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孔氏曰圈豚言曳轉足循地而行也不舉足謂足不離地也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席上亦然者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

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釋文弁皮彥反剡以漸反字林因冉反○鄭註頤或爲霆

鄭氏曰此疾趨也端直也愚謂端行謂趨也趨則張拱端好故曰端行頤霤身俯而頭前臨其頤如屋霤之垂

也如矢謂行直而不邪曲也弁行走也弁急也行莫急於走故曰弁行剡剡起屨貌行疾故見其起屨剡剡然也士相見禮曰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蓋趨爲容而走不爲容故但狀其起屨之急疾而已

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釋文蹜蹜色六反本或作蹜同

鄭氏曰著徐趨之事孔氏曰蹜蹜舉足促狹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釋文惕音傷又音陽齊才兮反賓在敵反濟徐子禮反翔本又作洋音詳

鄭氏曰凡行謂道路也惕惕直疾貌齊齊恭慤貌濟濟翔翔莊敬貌也○自君與尸行至此明行步之法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釋文齊遬音咨又側皆反下音速○按齊當音側皆反皇氏讀咨非是

鄭氏曰齊遬謙慤貌遬猶蹙蹙也孔氏曰舒遲閑雅也

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謂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也愚謂君子之容舒遲申申夭夭是也齊則莊嚴而不敢舒散遬則急速而不敢遲緩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釋文德如字徐音置○按德當如字

鄭氏曰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孔氏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予已已受得之形也應氏鏞曰立容德葢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愚謂立容德不動移也所謂山立是也德者得也凡人有所得於已則無所奪於外也色容莊不惰慢也坐如尸不箕踞也凡此皆

君子容貌之常也○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郎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處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

燕居告溫溫

鄭氏曰告教使也孔氏曰燕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孔氏曰祭如在也愚謂下文喪容戎容分別言之此言祭獨否者蓋祭祀無言而容貌卽一身之容顏色卽視容色容而皆不外於本愛慤之誠以著爲如在之敬不容以別言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釋文纍良追反顛字又作顚音田又丁年反視容又作目容瞿紀具反又紀力反

鄭氏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孔氏曰纍纍謂容貌毀瘠顛顛顏色憂思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繭繭猶綿綿聲氣微細陸氏佃曰張則瞿瞿收則梅梅愚謂喪容對下三者謂身容也下戎容亦然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釋文暨其記反詻五格反視如字徐市志反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也厲肅義形貌清明察於事也吳氏澄曰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在先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在先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 釋文辨讀爲貶彼檢反字林貶音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鹽○

按鄭氏讀辨爲貶以立容貶卑爲句黃氏辨如字以立容辨爲句卑毋讇爲句今從之

黃氏曰立容辨謂明辨尊卑上下之分無僭上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於諂媚故云卑毋諂愚謂立容辨者立容有佩倚佩垂佩委之不同宜辨别其宜也卑毋諂者立固以卑俯爲恭又不可以過卑而失之諂也頭頸必中者立或頤霤向前而頭頸不可傾側也

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釋文顛依註讀爲闐音田

鄭氏曰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色不變也愚謂揚讀如字盛氣顛實揚休謂發其氣以闐實於內而發揚其休美於外若聘禮記所謂發氣盈容也玉色謂溫潤也上節通戒儀容此節似專屬一事而言山立之上疑有脫文○吳氏澄曰舊註以立容辨止玉色合上戎容四句共爲一節今按

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爲一節愚謂自立容辨以下鄭氏本不專指戎容至孔疏乃上合於戎容解之其義非是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釋文守手又反

伯謂九州之長也力臣謂天子宣力之臣此擯於諸侯之辭也若擯於天子則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諸侯之於天子謂擯於天子之辭也某土者稱其方若東土西土也左傳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守臣言天子守土之臣左傳欒盈曰得罪於王之守臣是也某者稱其名約曲禮當曰某土之守臣某侯

某也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謂四夷之長入天子之國擯者所稱也某屏者亦稱其方也屏者言在邊境爲天子之屏蔽也約曲禮當曰某屏之臣某子某也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謂諸侯自稱於諸侯及其臣民也其擯於諸侯則曰寡君小國之君謂庶方小侯也曰孤亦自稱於敵以下之辭也擯傳辭也賓主行禮有介以傳客之辭有擯以傳主人之辭皆謂之擯也擯者亦曰孤謂擯於諸侯之辭也其擯於天子則曰某人某○鄭氏曰伯上公九命分陝者按曲禮二伯擯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不曰天子之力臣也○自此至末明尊卑稱謂之事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

孔氏曰上大夫卿也自於巳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

名稱下臣某也若出使他國擯者稱上大夫爲寡君之老下大夫對已君稱名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若出使擯者稱爲寡大夫不敢云寡君之老

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釋文適丁歷反孽音枿五葛反徐五列反

鄭氏曰孽當爲枿聲之誤孔氏曰世子自名公子曰臣孽皆謂對已君也愚謂公子謂諸侯庶子也木之旁萌者曰孽故以爲庶子之稱父前子名亦當稱云臣孽某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釋文傳陟戀反遽其庶反

鄭氏曰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臣孔氏曰遽是促遽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已君也皇氏以爲對他國君其義亦通愚謂此稱於

他國君他國大夫之辭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事鄭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蓋傳遽乃事之至賤者以此自稱甚謙之辭也私私臣也士於同國大夫曰賤私士相見禮曰某也夫子之賤私是也於他國大夫曰外私雜記士訃於他國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是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釋文使色吏反

私事使謂以私事自使人於諸侯也私人家臣也私人擯謂私行出疆而使家臣傳辭於諸侯也家臣將命則不得稱其主爲寡大夫寡君之老故稱名謂稱曰君之外臣某也公士擯謂奉君命出使聘而公士爲之傳辭也大聘使卿曰寡君之老小聘使大夫曰寡大夫然卿

出大聘其爲上介者乃大夫此但曰公士擯者蓋卿聘則介有大夫士若大夫聘唯士介故此曰公士擯兼上下大夫言之也○鄭氏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劉氏敞曰趙襄子使人弔夫差曰寡君之老無卹使陪臣隆敢展布之此則名者也愚謂既以君命行則非私事矣註說非是陪臣不得稱諸侯爲寡君楚隆於趙襄子雖稱名然其曰寡君之老則失辭矣此乃春秋之僭禮不可引以證經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釋文賓必刃反

鄭氏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

禮記卷三十終

平陽後學來廷擢校栞

禮記卷三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明堂位第十四 別錄屬明堂陰陽

此篇記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以致太平而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也○魯用天子禮樂葢東遷以後之僭禮惠公始請之而僖公以後始行之者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使果成王所賜孔子何以發此嘆乎記者不知其非而反盛誇之以爲美且四代之尊魯用犧象山罍而已三代之爵魯用玉琖仍雕而已三代之灌尊魯用黃目而已其餘未嘗用也而記於魯之所未嘗用者亦備陳之蒸嘗社蜡諸侯之常祀也而以爲天子之祭振木鐸諸侯之常政也而以爲天子之政分器同姓諸侯之所同得也而以爲天子之器

其鋪張失實如此唯四代之制畧有見於此者君子亦有考焉爾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釋文朝直遙反下皆同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鄉許亮反

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孔氏曰皇氏云斧依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陳氏祥道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及旣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若曰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攝政之年是皆不知書者也愚謂周公營洛邑爲東都侯甸男邦采衛咸在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

朝諸侯於明堂必在是時四時常朝受於廟大朝覲則
爲壇明堂以祀天布政本非朝諸侯之所此葢以洛邑
初成故大朝覲之事特於明堂行之葢異其事以新天
下之耳目乃一時創行之典也成王免喪卽政求助羣
臣見於閔予小子諸詩必無至六年尙不能朝諸侯之
理且成王旣至東都率諸侯以祀文武而周公乃代之
受朝是二天子也尙書左傳之言周公不過曰位冢宰
正百工而已曰相王室以尹天下而已未有言其踐天
子位者而荀卿始言之禮記出於漢儒遂有周公踐阼
朝諸侯於明堂之說皆欲侈周公之事而失其實者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釋文采七在反塞先代反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本或無周公之字

三公謂二伯統領諸侯者也明堂九階東西北各二階而南面三階中階阼階賓階南面之三階也三公中階之前以對王爲尊也門東門西應門之左右也明堂四面有門而南門之內又有應門也諸侯言位諸伯以下言國互見之也諸侯諸伯諸子諸男此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在中國者也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在九服之外所謂四海者也九采之國謂蠻服諸侯也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自蠻服以內皆謂之采其地在九州之內采取美物以貢天子大行人侯服貢祀物至要服貢

貨物是也采之地盡於蠻服故謂蠻服爲九采四塞四
方邊塞之國夷鎮蕃三服之諸侯在九州之外者也世
告至者謂無朝貢常期每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
來至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四塞之
國蕃在四門之內與夷蠻戎狄相近象蕃國之守候邊
塞而外與四海接也侯甸男采衛在應門內要服在應
門外蕃國在四門內四海在四門外以應門之內象中
國以四門之內象九服近者在內遠者在外此諸侯朝
位之差也孔氏曰九夷之國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
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
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陳氏祥道曰周禮外朝之
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
尙右東西面者皆尙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尙中而明堂

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門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於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愚謂明堂蓋以其在國之陽而洞然通明故以爲名朝諸侯特一時之事耳以爲明諸侯之尊卑乃附會之說也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

成王釋文相息亮反頒音班量徐音亮

鄭氏曰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爲班皮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孔氏曰鬼侯史記作九侯方氏愨曰紂之惡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愚謂制禮以定民志作樂以和民心頒度量以一民俗故天下之服由此也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釋文乘繩證反

鄭氏曰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

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伯禽孔氏曰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旣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四十九同開方計之得七百里愚謂鄭氏四等附庸之說本無所出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國之大者無踰於此若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地則雖漢時封三庶孽幾半天下者其廣大亦不至此此記者之夸辭耳以魯之封

域淮之北抵汶上東盡於海西鄰宋衛南至泗水得淮其不得爲方七百里明矣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則魯之祀周公其禮固有異矣然未有以見其用天子之禮樂也魯僭郊禘見於禮運孔子之嘆及呂氏春秋之書武宮之立見於春秋乘大路設兩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皆僭天子之禮見於公羊傳子家駒之言則其所用四代之器服以爲出於成王之所賜者亦未可盡信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釋文載音戴又如字弧音胡韣音獨旂其衣反本又作旗音其旒本又作斿力求反○按載如字亦通

孟春夏正之孟春也左傳啟蟄而郊孟獻子曰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卜耕此魯郊在建寅之月明矣凡經典所言祭祀之月皆舉夏正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大司樂冬日至圜丘夏日至方丘之類無不皆然唯春秋所書郊禘嘗烝之月則爲周正耳天子祭天歲有九而魯僭其二焉郊及大雩是也皆祈祭也其冬至大報天之祭則魯未嘗行也大路天子祭天之車也弧以竹爲之其形象弓以張旌旗之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是也韣所以韜弧之衣也日月之章大常之旗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釋文大廟音泰後大廟皆同犧素何反下同罍音雷

瓚才旦反彫本亦作雕篹息緩反又祖管反琖側限反散先旦反梡苦管反蕨居衛反又作橛音同○按犧又如字

鄭氏曰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尊也黃彝也按此文誤脫當云象尊象骨飾之黃目黃彝也鬱鬯之尊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蕨爲之距悬謂此言魯禘所用之禮也季夏六月夏正之六月也禘者天子之大祭祭始祖所自出之祖於大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之禘蓋祀周公而以魯公配之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以記之所言考之魯之禘祭其禮皆視天子而有降焉則其不及文王可知矣其謂之禘者蓋以不及羣廟之

主而所用者乃禘之禮樂也白牡者周公之牲也祭周公以先代之牲蓋出於成王之命以示其不致臣周公之意也尊用犧象山罍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俎用梡嶡皆兼用前代之器也天子宗廟之祭於前代之器備用之諸侯唯用當代之器魯兼用前代之器而不備焉降於天子而隆於諸侯也籩豆皆飾以玉而雕鏤之豆言玉篹言雕互見之也玉琖夏后氏之爵也玉琖仍雕者蓋夏后氏以玉爲琖不加雕鏤今因其舊制而加以雕鏤也加謂九獻之後諸臣爲加爵也四升曰散五升曰角犧象說見禮器黃目見郊特牲玉瓚見王制梡嶡見後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

廟言廣魯於天下也釋文昧音妹任而林反或甫鳩反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愚謂此言魯禘所用之樂也升歌清廟下管象說見文王世子朱干赤盾也玉戚以玉飾斧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者武王伐紂初執朱干以待諸侯樂記總干而山立是也後執黃鉞以臨六師牧誓王左仗黃鉞是也天子宗廟之中舞大武之舞則王親在舞位執朱干玉戚以象武王服冕者因祭時之服也諸侯雖得舞大武然其所象者但自周公召公以下而不得象武王朱干玉戚以舞大武魯之禮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天子之朝服也大夏文舞所以象治功之成故舞者朝服不云冕者君不親舞也然則大武自王以外蓋韋弁服與武王末

受命作大武之舞以象伐紂之功而未及作文舞宗廟之祭則因夏之大夏修而用之以配大武備文武之舞而以大武爲重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也昧周禮作韎言服韎韋以舞也任之義未詳廣魯於天下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天子有四夷之樂魯唯用其二降於天子也魯在東南與淮夷徐戎近大廟用夷蠻之樂蓋欲示以周公之德以威服之與○陳氏祥道曰王者舞先代之樂示有法也舞當代之樂示有制也舞四夷之樂示有懷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釋文褘音暉

鄭氏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狄以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愚謂房中東房之中也肉袒迎牲者爲牲入當親殺也郊特牲曰肉袒親割敬之至也職謂廟中之職事百官廢職服大刑蓋祭前誓戒之辭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釋文礿音藥省讀爲獮仙淺反○按省當作社礿當作禘古禘禴字相亂或以禴爲禘或以禘爲礿四時皆祭但言夏秋冬者記者見春秋不書嘗春祭遂以爲魯但有三時之祭也省當作社說見玉藻春社祈也秋社報也天子大蜡八諸侯之蜡蓋有所降與方氏慤

曰凡此亦諸侯之所同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

天子於明堂聽朔魯於大廟聽朔故曰大廟天子明堂

鄭氏因此遂謂魯大廟爲明堂制又謂天子大廟爲明堂制皆誤也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但其名異而其制亦殺焉庫門天子皐門者皐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魯之庫門制如天子之皐門也雉門天子應門者應門天子之朝門雉門諸侯之朝門魯之雉門制如天子之應門也子家駒曰設兩觀天子之禮也兩觀在雉門之兩旁是魯之雉門用天子之制明矣○劉氏敞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皐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

立皐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此門之外故曰路門無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皐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戴氏震曰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傅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

皐門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以金爲口以木爲舌將有新令則奮之以令於衆使明聽也檀弓曰旣卒哭宰夫執木鐸徇於宮是諸侯之朝亦振木鐸矣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釋文藻本又作繅音早梲專悅反復音福重直龍反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康音抗苦浪反

鄭氏曰山節刻欂櫨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旣獻反爵於其上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抗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桴

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孔氏曰節名
構櫨今之斗栱釋宮云宋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李
巡云梲梁上短柱也重檐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避
風雨之灑壁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漢時謂屏爲
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
匠人註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則桴思
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
墻故稱屏曰桴思愚謂此言魯大廟之飾同於天子也
復廟鄭氏以爲重屋考工記註云重屋復笮笮在瓦之
下椽之上以竹或木爲之復笮謂椽上有笮椽下復爲
笮也椽端横木謂之檐漢人謂之承壁材蓋以其在壁
外而承受於壁也重檐謂於檐下復安板檐以避風雨
之灑壁也刮楹刮摩其柱也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

磨之加密石焉則其柱刮之可知鄉牖也達謂疏達之使顯明也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是天子之廟室亦東戶西牖明矣鄭氏以八窻四達解達鄉蓋以魯大廟爲明堂制其說非是反坫說見郊特牲設反坫者爲諸侯之大饗於此設崇坫者爲諸侯之朝聘於此也兩君相見授玉於兩楹之間則崇坫設於兩楹間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釋文鉤古侯反乘徐食證反○鄭註鸞或爲欒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也孔氏曰鉤曲也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愚謂古時車制質畧虞始爲之和鸞夏始爲之曲闌至殷而制畧備周有金玉等五路而用殷之大路以祀天魯之乘路爲金

路而祀天亦乘大路焉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釋文綏依註爲緌耳佳反

鄭氏曰綏當作緌緌讀如冠蕤之蕤愚謂有虞氏始爲交龍之旂夏后氏於旂之外又爲緌殷人又增爲大白周人又增爲大赤也緌及大白大赤皆染旄注於竿首而無旒縿緌之色黑夏所尚也謂之緌者言其垂旄緌緌然也周禮謂之大麾言其可指麾也書牧誓曰王右秉白旄以麾白旄卽大白也此三旗皆在九旗之外而可以乘之麾之則其杠蕤視九旗而稍小也周禮王之玉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白以卽戎木路建大麾以田諸侯則同姓封以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皆建龍旂

而大麾大白大赤亦各因其事而用之焉○鄭氏註周禮謂大赤卽司常之通帛曰旜非也旜乃孤卿所建而大赤王用以朝可合而爲一乎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釋文駱音洛鬣力輒反蕃字又作番音煩

鄭氏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

孔氏曰駱白黑相閒也此馬白身黑鬣故曰駱夏尚黑故用黑鬣殷尚白頭黑而鬣白也蕃赤也似三代但以鬣爲所尚也愚謂檀弓夏后氏戎事乘驪殷人乘翰周人乘騵皆用純色與此不同者檀弓專謂戎事所用此皆祭祀所乘及用以爲幣者也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朱雜記曰陳乘黃大路於庭中是周人以馬爲幣者皆尙黃也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則

馬鬣之色蕃有以人爲之者矣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釋文騂息營反又呼營反各用其所尚之色也剛猶牡也公羊傳作犅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著直畧反

鄭氏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孔氏曰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殷尊著地無足故謂之著則泰罍犧並有足也方氏慤曰山罍卽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爲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爲尊因謂之壺尊也愚謂泰泰古之瓦尊無飾者燕禮曰公尊瓦大兩是也瓦尊起於大古而有虞氏用焉此以泰與山罍連言司尊彝以大尊山尊連言則山罍卽山尊可知司尊彝既言山尊又言皆有罍諸臣之所酢

則山尊非諸臣所酢之罍可知天子春夏用犧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諸侯唯用當代之尊魯禘兼用山罍而大尊著尊未嘗用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鄭氏曰斝畫禾稼也陳氏祥道曰斝有耳愚謂天子朝獻以斝饋獻以琖酳尸以爵說詳禮運諸侯唯得用當代之爵魯禘兼用玉琖仍雕而斝則未嘗用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釋文勺市灼反

鄭氏曰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又曰雞彝刻而畫之爲雞形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 司尊彝註 孔氏曰刻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

而末微開也愚謂灌尊盛鬱鬯以灌者也三代之彜天子備用之魯用黃目而已勺所以酌鬱鬯而注於瓚者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釋文蕢讀爲凷苦對反桴音浮

土鼓凷桴說見禮運葦籥截葦爲籥也此上古之樂而蜡祭用焉伊耆氏掌爲蜡因謂其樂爲伊耆氏之樂焉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釋文拊芳甫反搏音博揩居八反大琴徐本作瑟

鄭氏曰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愚謂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周禮謂之拊虞書謂之搏拊此謂之拊搏一也拊搏所以令登歌而大師擊之樂器之重者也玉磬特懸之磬也周禮但有編磬無玉磬然郊特

牲謂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則天子之樂編磬之外別有玉磬明矣揩擽也揩擊書作戛擊鄭氏及書孔傳皆以爲卽柷敔葢敔以木擽其鉏鋙刻故謂之揩柷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故謂之擊升歌與下管之樂皆擊柷以起之擽敔以止之故虞書言戛擊以詠以配堂上之樂又言合止柷敔笙鏞以間以配堂下之樂也釋樂大琴謂之離郭氏云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釋樂又云大瑟謂之灑郭氏云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邢疏云禮舊圖雅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有中琴則有中瑟有小瑟則有小琴葢天子備之而魯有不盡得焉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凡此樂器皆升歌之所用琴瑟在堂上拊搏玉磬揩擊在堂下琴瑟以升歌而

拊搏以合之玉磬以節之擊以起之揩以止之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孔氏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傳並譏之不宜立者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因武公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愚謂文王之廟謂之文世室武王之廟謂之武世室以其百世不毀故也魯以伯禽有文德其廟不毀擬於周之文世室武公有武功其廟亦不毀擬於周之武世室也春秋文公十五年世室屋壞公羊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是文公時唯有魯公世室而已成公六年立武宮公羊傳曰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蓋武公之廟親盡已毁而至是復立也禮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爲太祖而魯公乃始封之君其廟不可毁故别立爲世室已非諸侯五廟之常至武公又非魯公之比而其廟已毁乃再立於成公之時而與魯公之廟並稱爲世室以擬文武則其非禮甚矣而以爲出成王之所賜可乎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釋文頖音判

鄭氏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孔氏曰明魯立四代之學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釋文貫古喚反璜音黄父音甫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也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孔氏曰書傳有崇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輔氏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亦夸辭也

愚謂封父疑古諸侯之字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曰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釋文縣音元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鞉鼓周頌曰應朄縣鼓孔氏曰殷頌那之篇鄭註云置讀爲植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者

證周縣鼓陳氏祥道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縣之垂亦後世之彌文耳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釋文鍾章凶反說文作鐘以此鍾爲酒器字林之用反媧徐古蛙反又古華反

鄭氏曰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羲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作鍾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孔氏曰和鍾謂和之鍾離磬編離之磬也言其縣時希疏相離也世本書名有作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也愚謂上言四代之樂器升歌之所用也此節所言下管間歌之所用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釋文簨本又作筍息尹反虡音巨翣所甲反又作蔞

鄭氏曰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臝屬羽屬簨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孔氏曰按考工記筍飾以鱗屬鍾虡飾以臝屬磬虡飾以羽屬則是筍飾以龍此弁云虡者蓋夏時簨虡皆飾以龍至周乃別或因簨連言虡也崇重也簨上更加大版刻畫重疊為牙謂之業詩大雅云虡業維樅是也翣扇也周畫繒為扇戴小璧於扇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兩角者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釋文敦音對又都雷反連本又作璉同力展反瑚音胡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愚謂特牲禮先云主

婦設兩敦而後云分簋鉶則周之簋亦謂之敦矣是敦璉瑚簋四代之名雖異而其實爲一物也有虞氏始爲兩敦三代遞加焉亦後王之彌文也特牲禮二敦少牢禮四敦以此差之諸侯當用六簋天子當用八簋魯之禘祭蓋亦八簋與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釋文椇俱甫反

鄭氏曰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孔氏曰嶡謂足似橫蹷故鄭讀爲蹷謂足橫辟不正也俎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也周禮謂之距者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距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撓殷俎似之房俎俎頭各有兩

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横者似堂之壁横下二跗似堂
東西頭各有房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釋文楬徐苦瞎反又苦八反獻素何反
鄭氏曰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
楬孔氏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名故爲疏刻之愚謂楬
豆斲木爲之而無他飾也士喪禮大斂毼豆兩鄭云毼
白也毼豆即楬豆殷周豆既有飾故以夏后氏之楬豆
用之喪奠也周禮外宗佐王后薦玉豆是周亦名玉豆
矣盖殷之豆飾以玉而不雕周飾以玉而又雕刻其柄
故別名獻豆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註韍或作黻
鄭氏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
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

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之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慤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也氣以陽爲主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夏尚黑爲勝赤心赤也殷尚白爲勝青肝青也周尚赤爲勝白肺白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言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案儀禮設尊尚元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知言尚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殷官倍與此不同此記特

以時代差次畧計之耳周官三百六十而言三百舉成數也輔氏廣曰魯侯國必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釋文綏耳佳反綢吐刀反徐音籌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緌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識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思謂此其喪葬旌旗之飾也綏謂以旄及羽注於旗竿之首也綢練綢其杠而以練帛爲之

旒也士喪禮有二旌一爲銘旌一爲乘車所建之旜此綢練之旌謂乘車之所建諸侯則爲交龍之旂爾雅所言纁帛縿素升龍於縿者是也天子則爲大常鄭氏引巾車大喪執旌此旌是銘旌故可執非車上之大常又銘旌當在柩路前亦不從遣車也樂虡有崇牙以懸鐘磬之紘此崇牙葢刻於旌竿之首以懸綏者也天子翣戴璧諸侯翣戴圭此云周之璧翣則是魯之喪制用天子之璧翣與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釋文弑本又作殺音試○鄭註資或爲飲

孔氏曰旣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然言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而已此據其多者言

之其間亦有止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徧舉物中得有用之不謂專事用也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鄭氏曰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朱子曰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歌雍詩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尪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陳氏澔曰此篇主於夸大魯國故歷舉其禮樂之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禮記卷三十一終

戸部主事泰順後學潘自彊校栞